



■太宰治的《人間失格》已被改編為影視作品。

比如前一陣子出版的散文合集譯本《離人》，讀上去感覺和半自傳式小說《人間失格》差不多，有些作者以強烈個性化的語調而受讀者歡迎，太宰治明顯就屬於這一類，他不會告訴你處世之道，或針砭社會，也不會追隨任何唯美主義信條，他就是他，他身上的頹廢也彷彿與生俱來。但如果要從他的作品裡找出與社會有關的事物，也許那就是活在這社會裡的苦悶，他對各種人生活態的厭倦，這些來自任何想當領袖人物的教訓和原則，其中，也曲折地反映出當時軍國體制下的日本社會心態。

頹廢不頹廢

「我生在鄉下所謂的有錢人家……從小衣食無缺，因此養成不懂人情世故異常羞怯的性子。」太宰治如是自述。我們看看他的出生，也許能連繫到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他出生於津輕郡一地主家庭裡，這是一位於本州北端、面朝北海道的市鎮，而身為么子的他又沉緬於酒、女人和脆弱的自我世界裡。儘管曾多次試過與愛伴自殺，最後與山崎富榮投河自殺，在世時曾與坂口吾吾等組織頹廢文人團體，我們卻從未在他的文字中找到為「頹廢而頹廢」的印象，只有這個不滿於世道、滿懷反抗精神的太宰治，他對高唱理想道德的文學尤其深痛惡絕，故書中名篇《如是我聞》就對深受基督教影響的白樺派代表人物志賀直哉多有挖苦諷刺之辭。

這篇文章可稱之為文學檄文，也有太宰治自辯之辭，然而太宰治與志賀直哉也同樣深受基督教影響，在文章裡多番引用福音書等聖經段落，然而太宰治不是志賀般的理想主義者，他對後者及其同儕那種高唱理想的文學信條，在藝術鑑賞方面的貧乏能力，甚至指導後輩的那份自信，統統嗤之以鼻。而與之相反的，則是自己直面世道的心境，正是這種深諳現實本質的苦惱，使太宰治與其他耽於「唯美主義」的頹廢作家區別過來。在這本文集所收錄的散文裡，太宰治講述自己在戰時社會的聽聞和個人經歷，例如他在二戰空襲中喪失了東京的住宅，低聲下氣地投奔留在津輕的哥哥；或者從朋友口中聽聞某位徵召入伍的軍人躲回家裡，最後被警察發現的故事。這些「故事」一點也不頹廢，它們只是如實反映一個人在世界的命

運中如何委屈地活着，然而像太宰治這種脆弱的心靈，甚至不曾打算起來反抗，而是盼望世上不再有強者，正如他在《如是我聞》中說的：「真正的正義，是沒有老大，沒有手下，自己也很軟弱，被哪兒收容的模樣才能得到認可。」這雖然他對他文壇大老心態的批判，也可反映出他對社會的願景。

文學的沉思

關於文學創作應該怎樣，它應該成為教育社會、展現善惡題材的載體，還是應該成為直面自我的一面鏡子？人們一直討論着這些老掉牙的問題，然而對於太宰治來說，只有在作品中直現自我及其世界，其他的都是多餘。在《誠實筆記》裡，太宰治告訴讀者，他對於寫小說的意圖、願望、苦心，都不欲多談，更遑論藝術的意義和利益。這些散文也嘗試告訴讀者，太宰治這個人也和家（或者普通日本人）一樣，沒有自信，羞於談自己的想法，對於創作理念沒有興趣，只任憑自己的感受寫作，但對書寫這種活動有展示自我的最高要求。太宰治所奉行的文學原則，其實有點令人想起桑塔格在《反對阐释》裡闡述的觀點，加上太宰治那時代所接受的柏格森式直觀哲學，令這種筆法顯得合情合理，使評論這些作品的意圖顯得有點「無謂」。

基於這種文學觀和人生觀，世間必然充滿市儈氣，因而令人討厭，但太宰治堅持應該享受文學的脫俗世界，則這種文學的堅持並非一種艱苦的堅持，而是一種享樂，也許我們可藉此將太宰治定義為一位高傲的文學享樂主義者，是紀德的同路人。在《諸君的位置》中，作者以席勒的敘事詩告誡諸君，享受成為詩人的特權，即「堂堂正正，颯爽地活着」，拋棄世俗的無聊位置，在天上另覓與白雲為友的位置。

從世間的角度看，這種文學人格又似乎在抗衡着世間的集權社會：太宰治這些私小說、散文隨筆、雜文等，俱寫作於鬱悶的昭和戰時歲月，他的敘事散文就和小說一樣，擅以簡潔文筆描寫微妙的內心情感變化。釋卷沉思，又發現這其實就是一般日本人的內心情結，他們安於世間的一切約束，心裡感到鬱卒又不想反抗。但太宰治是誠實的，他沒有隱瞞自己的看法，他以文字留下一位作家最寶貴的心路歷程。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這句飽含諷刺的厭世格言，出自日本頹廢文學大師太宰治之口，實在最恰當地反映出這位作家的陰柔和辛辣。太宰治在生活細節裡的棄世態度，充分表現在其代表作《人間失格》之中，但讀者同時也可以感受到太宰治如何厭倦世間的虛偽。文學，大抵就是追求人類語言中指稱的「真實」，當作家的筆尖戳破了現實世界的「泡沫」時，我們在作品中看見的「幻滅」便是「真實」。然而，這種真實或許沒有理由，就像太宰治在作品中呈現的感受，也同樣沒法以道德檢驗。這種作品，不管是小說還是散文，所呈現的就只有作者最尖刻的人生感受和世界觀。

■文：彭靄靄 圖：資料圖片



■《離人》譯者：劉子倩 出版：大牌出版



■太宰治

2013年國粹香江校園行

2013年國粹香江校園行之「陝西秦腔藝術講座及示範表演」活動早前在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演藝學院和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精彩的演講及表演在師生中引起很大的迴響。



■國粹香江校園行的活動日前在本港的大專院校舉行，引發極大的迴響。

此次活動由國家文化部港澳辦公室、陝西省文化廳支持，香港聯藝文化交流中心有限公司主辦，西安交通大學中文系主任焦垣生教授主講。焦教授是博士生導師，連續多年應邀赴加拿大、英國、美國等地進行「中國戲曲」演講。此次擔任示範表演的單位是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小梅花秦腔團，該團為本次活動精心準備了《秦腔牌子曲》、《三岔口》、《二進宮》、《戲妖》、《花亭相會》、《打魚贊》、《三對面》及《技巧表演》等節目。該團曾榮獲多項國家及省級大獎，赴希臘、伊朗、法國、德國、泰國、日本、澳洲、台灣、澳門等地演出。2008年，該團獲美國總統藝術人文委員「站得更高」獎。

講座和演出進行到精彩部分時，觀眾都用熱烈的掌聲來表達他們的心聲。特別是在幾段武戲表演的時候，觀眾被演員精湛的武藝和談諧幽默的表演深深吸引，時而捧腹大笑時而鴉雀無聲，絲毫看不出觀眾對秦腔感到陌生。

校園行的每次演講及表演幾乎都座無虛席，演出結束後，有觀眾甚至反映說：「以前因為地域的關係，對秦腔不了解，這次演講及表演讓我們記住了秦腔這門古老的傳統藝術，也對我國傳統文化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希望以後還能有機會看到有關秦腔的表演。」



■秦腔表演深受現場觀眾的喜愛。

克宮的秘密

文：余綺平

東西方冷戰時，間諜活動猖獗。如今冷戰雖然結束，但雙方經過幾十年的虎視眈眈，互相防範之心絲毫不減。日前美國聯邦調查局指出，俄羅斯駐華盛頓的文化交流官員涉嫌進行間諜活動。在英國，類似的盜竊情報活動層出不窮，俄方更派員赴英追緝間諜。

歐美出版的歷史書或小說中，但凡以俄羅斯為背景、以間諜戰為題材的，大都受歡迎。上月出版的《紅色堡壘：俄羅斯歷史的秘密心臟》(Red Fortress: The Secret Heart of Russia's History)好評如潮。作者Catherine Merridale畢業於劍橋大學歷史系，專門研究俄國史，現於倫敦大學執教。

俄文「克里姆林」即「堡壘」之意。紅色的克宮，埋藏着俄國一頁頁的歷史故事，既神秘又精彩。作者以克宮為舞台，將故事逐一演出，幕幕扣人心弦。

《衛報》書評介紹，克宮的歷史，猶如俄國本身的歷史，寫之不盡。曾經到克宮一遊者，終生難忘。它矗立於莫斯科河畔、紅牆之側，宮內教堂的金色圓頂閃閃生輝。文章說，唯一可以與克宮相比的，相信只有北京的紫禁城。

克宮主要由皇宮和教堂組成。九世紀前，克宮只是山坡上一座用木材搭建的堡壘；後來，用石質興建的教堂陸續出現。到十四至十七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俄皇請來意大利建築師，興建克宮內最大的聖母大教堂，用作沙皇加冕之所，後來又請來蘇格蘭工程師興建了大鐘。

克宮代表着權力、統治、帝王和神秘。《紅》書認為，克宮內鬼影幢幢，那些冤死宮中的孤魂野鬼，經常在深夜飄遊於舊議會大樓的空曠走廊，一直飄往從前暴君辦公之地。人們每當經過這些地方，不禁毛骨悚然。

俄羅斯最殘暴的君主，首推伊凡四世。他是俄國第一位沙皇，因性格兇狠，故有「伊凡雷帝」之稱。他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對封建王公和貴族進行大屠殺；最後連自己的兒子也用笏杖擊斃。《紅》描述，克宮裡，伊凡雷帝時代的冤魂最多。

彼得大帝同樣殘酷。十歲即位時宮內發生禁軍（火槍手）叛亂，他長大後整頓軍隊，將禁軍押往宮內圍牆下進行血腥屠殺。彼得大帝喜歡觀看死囚處決，甚至親自揮斧行刑。他的長子犯叛國罪，彼得大帝在現場監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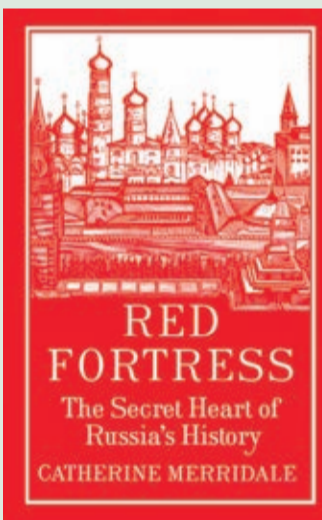
彼得大帝留學西歐，在位期間力行政改，學習西方思想。1712年他將首都遷往聖彼得堡，克宮地位逐漸下降。

凱瑟琳女皇原是德國小邦公主，嫁來俄國後，推行全盤西化。她親自監工，徹底裝修克宮，捨棄宮內傳統的俄式設計，克宮變得愈來愈現代化。

1812年拿破崙入侵俄國，焚燒莫斯科，大肆破壞克宮。據說，拿破崙軍隊從克宮掠取了六百四十磅熔金。

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政府遷回莫斯科，各黨政機關隨之在克宮辦公。《紅》指出，斯大林曾將部屬押往克宮旁的盧比揚卡（情報總部）地牢行刑。據說，斯大林在克宮地底建造了一條秘密隧道，貫穿莫斯科。1935年一個反斯大林集團將成千上萬的害蟲通過隧道引入克宮圖書館，經過審查後，110人遭處決。

經過數百年的黑暗和血腥日子，克宮依然在那裡，靜觀其變。



創作對談

文：賈選凝

《瓷與》之「記憶活現」

陶瓷製品，自古至今皆常用於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予人富歷史性、功能性和觀賞性的特質，乃純粹的傳統工藝。然而，世界各地的陶瓷藝術在過往短短數十年發展至今經歷了不同階段；除了承傳傳統，它亦邁向多元性和概念性的創作方向。這個迅速、百花齊放的轉變，其中原因之一是各地的藝術教育愈趨普及和具規模，而香港的藝術教育着重概念與技巧兩方面的平衡。正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Unit Gallery舉辦的《瓷與》展覽，由香港藝術學院講師張煒詩策劃，參展者為11位香港藝術學院藝術文學士學生，聯手展出不同系列陶瓷創作。

我們將分兩期，為大家帶來馮孟忠及李國維兩位同學的作品。他們作品雖然風格各異，卻有好幾個共通點。兩位皆是香港藝術學院學生，正修讀其與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合辦的藝術文學士學位課程，並將於今年年底畢業。他們主修的是繪畫，陶藝是他們不約而同的其中一科副修科。今次介紹的是李國維的《共生》，李國維認為，人是靠每一分秒的記憶而活着，因記憶讓人意識自身的存在，記憶不論好壞皆有助人的成長。

《共生》的創作概念是？

李：「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次偶然的情況下我拿起佛經來讀，發現當中很主張人生的虛無，世間一切都是不真實的，無論是發生的事或是接觸的物件亦如是，只有看破這事才能超越生死。然而人的求生本能與各種觸覺也建基於

各種的事，本能當中，有些事我們稱之為回憶。無論是悲痛的回憶、快樂的回憶、甚至逝去的回憶都在建構着我們的人生。這正是共生關係中的「片利其生」。

不同質地的物料怎樣表現人的記憶與狀態？

李：這次的創作其實懷着一顆感恩的心。最近我有機會重回乾外婆的故居重新整理那細碎的過去，與她相處的段段回憶浮現。沉浸於回憶之時，不期然從園子裡已枯萎的龍眼樹上掰下被蛀蝕多時的樹皮，還有長在根部的蕁類，它們似死還生的狀態很吸引我，外表的痕跡好像記憶，存錄了它們的經歷、過去。我覺得每種不同材質的物料都帶有不同特質，象徵着人的不同心情、思緒及記憶，只要你了解它，便可產生共鳴，就像記憶活現。

今次作品我以這些樹皮及根部的蕁類作為材料，結合由紙屑與灰燼演變而來的陶泥板，希望讓這種已經沒有生命的材料能成為孕育新生命的容器，象徵記憶活現。當它們成形後我又在裡面開始種植一些小的豆科植物，取其需要依附與攀援方可成長的特性去表現我們都需要依賴過去去成就將來的這一重點。



■李國維作品《共生》

怎樣構思參與《瓷與》展覽的創作？

李：理所當然的是考慮各種物料與陶瓷的可能性，然而我看重的是材料間的關係，是純粹基於視覺上的考慮，亦是希望能夠在建立它們之間的關係時能同時表現出我們對回憶那種既迷戀又抗拒的矛盾。生與死、過去與現在，這都在物料上暗示了那種別扭的關係，然而卻又因為這種關係讓新生命得以萌芽。正如這次展覽的初衷一樣，陶瓷這媒介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發展，成熟程度不言而喻，然而在引入其他性質不同、甚至從根本上就是一種對立的物料，這令陶瓷本身也得到新意或提升，開發出更多的可能性，這正是我們所樂見的。